

宗教改革五百週年講座：

這是我的立場 *Here I Stand!* (1517)



這仍是我們的立場

Here We Still Stand! (after 2017)

-- 慈運理 & 加爾文部份 --

ECM 2021/5/16 講員：張麟至牧師

第九講：宗改夜空流星

(1519-1531年慈運理的宗改—其人其思想)

宗教改革：慈運理生平與思想

瑞士的改教運動(Walker 6-3)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
祂出現確如晨光；祂必臨到我們像甘雨，
像滋潤田地的春雨。」(何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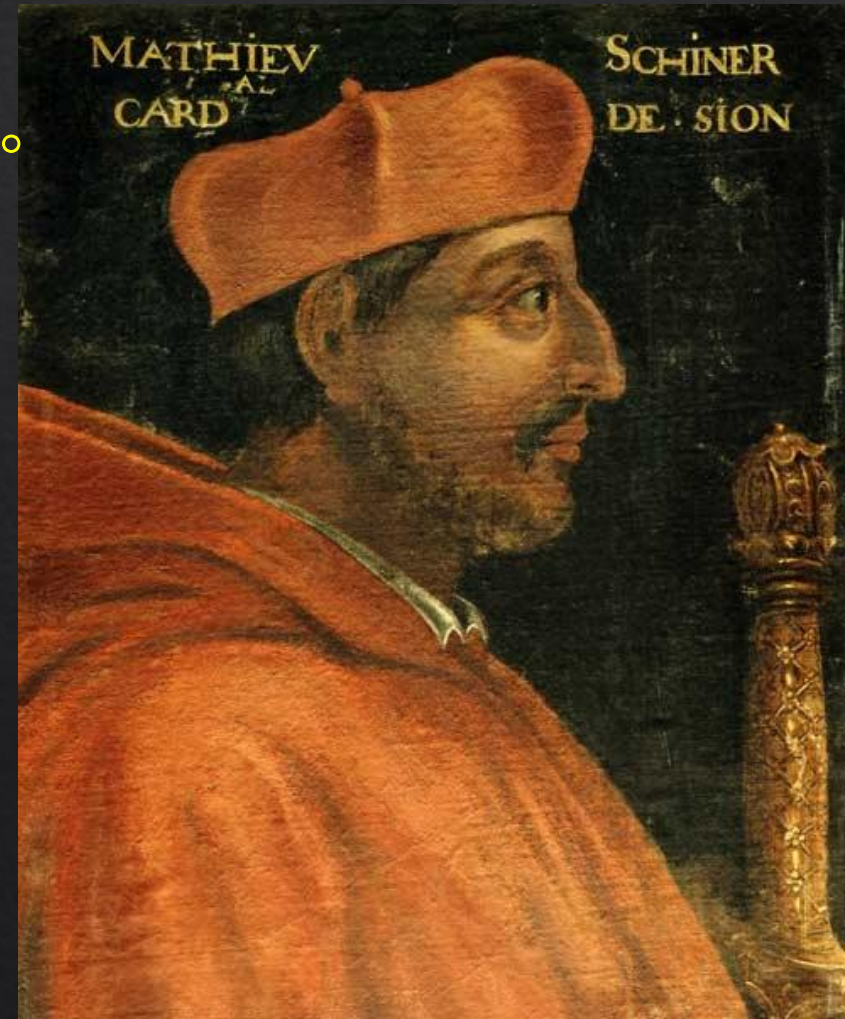
人文主義風

瑞士名義上屬乎帝國，有13行政區聯邦(1513~)，每區民主自治。最著名者厥為其驍勇尚戰之傭兵。城市裏貧富懸殊。專業人士多自組同業公會。十六世紀時，城邦紛紛興起，有自覺與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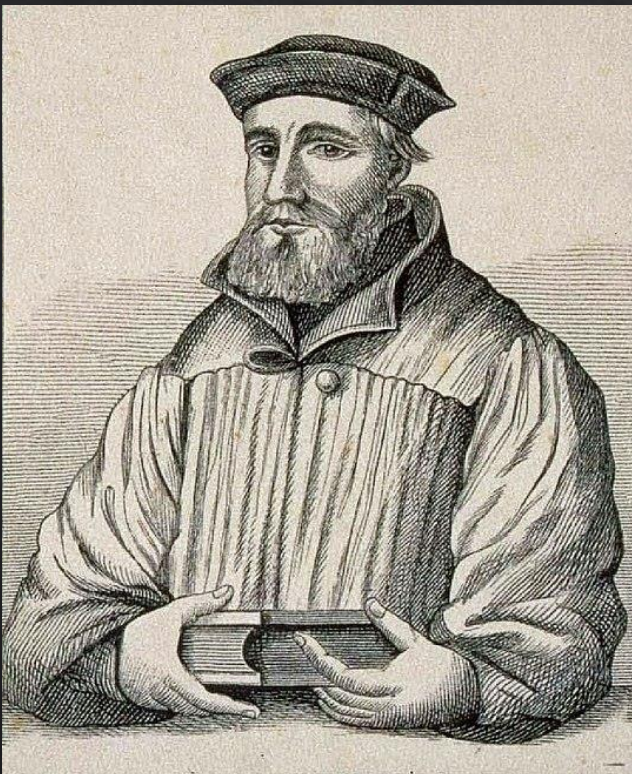
中世紀晚期瑞士的敬虔氣氛上揚，顯在尊崇聖徒、收集遺物、聖龕朝拜、尊崇馬利亞等聖徒...換取赦罪之迷信。Samson來賣贖罪券者，直到1522年議會透過教皇，將他攆走。

十六世紀初，人文主義興起，在巴色有了基礎。他們對修道院的苛捐和佔地，甚為不滿。城市教會興起，傳道人講道吸引群眾，挑戰主教及僧侶。後者的世俗與劣跡，更促使城市當局宗改。紅衣主教Matthew Schiner (c. 1465~1552)與Bern結盟，支助教皇以對抗Savoy，買傭兵為教皇作戰。政教爭執的尚有修道院教產、修道士豁免司法、主教等交稅之問題。

*Mathieu Schiner as Cardinal (16th century)
from Château de Beaureg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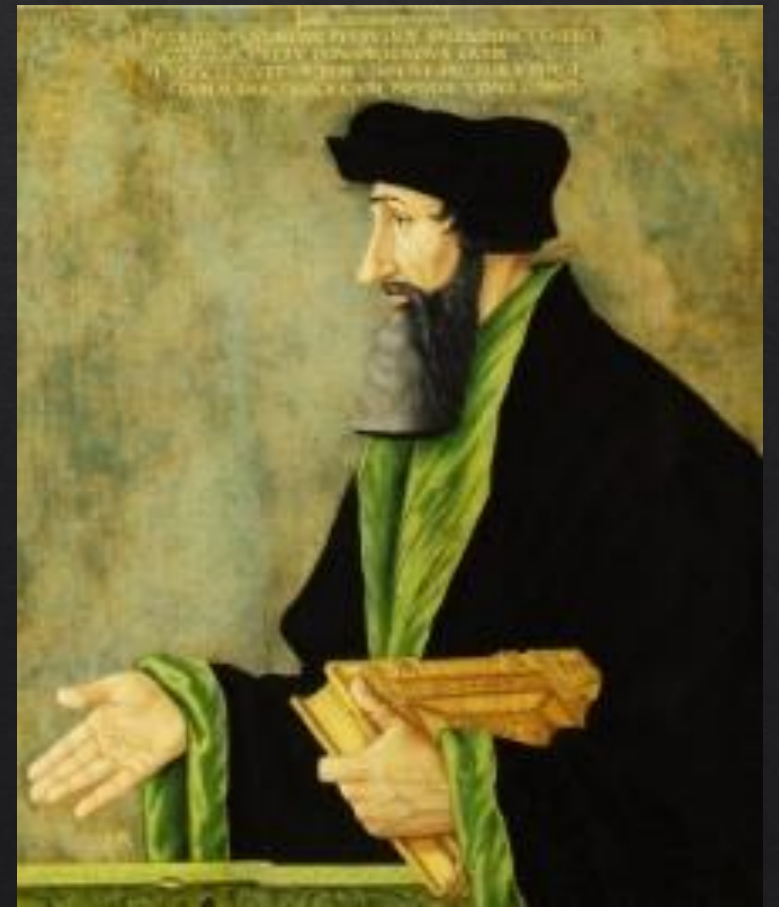


新興的傳道人中也培養出日後的改教家，如 Wolfgang Capito (1515~1520 Basel的講員)。Johannes Oecolampadius (1482~1531) 於1515年來到了巴色，擔任Erasmus的希臘文新約聖經出版計劃之舊約顧問。1522年又來到此城，襄助慈運理從事改革。



Wolfgang Capito
(1478~1541) at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Strasbourg

Wolfgang Capito.



Johannes Oecolampadius
by Hans Asper (1499~1571)

慈運理早年

德語瑞士宗改領袖是慈運理 (Huldreich Zwingli, 1484/1/1~ 1531/10/11), 出生於Wildhous (靠近St. Gall)農家, 七兄弟兩姊妹中, 排行三子。1494年(10)去巴色讀拉丁文, 1498~1500年(14)於伯恩受教於人文主義者窩爾夫林 (Heinrich Wölflin)。1500~1502年就讀維也納大學

Ulrich Zwingli
by Hans Asper c. 1531
at The Winterthur Museum of Art, Switzerland



1502~1506年再回巴色就讀，1504年取得A.B.，1506年(22) M.A.，當時學的是*Via Antigua*：即學聖多馬(阿奎拿)、亞里斯多德哲學、Duns Scotus等。

其間深受威頓巴赫(Thomas Wyttenbach, 1472~1526)之教導，讀的雖是彼得·倫巴的四部語錄，但業師引導他研讀聖經，以聖經為惟一的權威，基督的死是赦罪惟一的代價，以及赦罪券全無價值之理等等。慈運理與路德不同，他可以說是一位人文主義者，而且深受其影響。他沒有像路德在罪得赦免上有深邃的靈歷，但他後來對神在天命上的主權卻感受深刻，從而有更理性且激烈的改革。



十二年歷練(1506~1518)

1506/9 (22歲)按立，在Glarus牧會，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古典文學，教父作品，留意學者如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 被稱為「文藝復興的宣言」)， Jacques Lefèvre d'Étaples (c. 1455~1536)。講道頗具聲望。

反對傭兵政策：受僱教皇者除外。他從1513年起即受教皇恩俸，數次隨軍出征。瑞士貧窮，國民以傭兵營生。1510年教皇與之立約，要他們供應六千傭兵。1515，1521年連敗於法國及義大利。死殘慘重使他深省傭兵是不道德的事。寫*Fable of Ox*諷刺主教Schiner的反法政策。

1516年(30歲)遷到Einsiedeln服事，他的講道日見出名，福音思想展露。1515/4認識了伊拉斯莫，開始受他的影響。有了未婚情。

Relief of Zwingli Preaching at the Pulpit by Otto Münch 1935



蘇黎士宗改(1519~1525)

1519年(33歲)，蘇黎士選他擔任為Great Minister的會眾教士，一月起他不管教會原訂的次序，從太一章開始傳講信息，以講台當作改革平台，批判主教Schiner的傭兵政策，甚至市政下令禁聲。當時瘟疫流行，他也被打倒了，幾乎要死。在病中他全然依賴神，但知道他是選民，深感天命的保守，並感謝祂。預定論對他而言，是神學也是經驗。痊癒後，煥然一新的慈運理，於1520年放棄了教皇的俸祿。

The Grossmünster in the Centre of the Medieval Town of Zürich
(=Murerplan) 1576



他的改革具有清教徒的紋理，是路德沒有的，例如：慈運理只許可聖經授權之事，而路德許可許多聖經沒有禁止之事。路德在1517年以禁止贖罪券之兜售，開始宗改，而慈運理則遲至1519年才以反對傭兵，開始宗改。

後者師法前者的嗎？然而後者尤其從1523年起聲稱其自主性。他學希臘文新約、希伯來文舊約、奧古斯丁等，培育了聖經權威之信念(1516年底)，並經歷基督。1519年的疾病深化了他對神的絕對主權之信念，但其模式仍是十分地Erasmian基督教的哲學。保羅及奧古斯丁的神學使慈運理類似路德，而德國的宗改也無可避免地影響到瑞士。

Grossmünster, Zurich



慈運理挑戰教會的權威，是在1522年的(四旬)大齋期之首日(Ash Wednesday)，朋友們吃香腸，公然挑戰禁食肉的限令，(雖他未吃是為顧及會友。)他講徒10.10-16，聲援朋友們。

第二挑戰厥為傳道人結婚一事。他以為獨身規定是不合新約的，違反了基督徒自由的原則。他在1522年暗中娶了有三個小孩的寡婦 Anna Reinhart，1524年公開慶賀之。1522年曾發表 *Apologeticus Archeteles* 一文，為結婚一事辯護，並獲得市政當局的批准。

Regula Gwalter-Zwingli,
the Daughter of Ulrich Zwingli and Anna Reinhart by Hans Asper 1549
from Zurich Central Library



◎ 第一回辯論(1523/1/29)

將改革宗神學呈現給蘇黎士市政局，對手是Constance主教。六十七條改革綱領，前十六條論福音的基要，餘則攻擊諸多濫權：教皇權力、獻彌撒是犧牲而非記念主、向馬利亞和諸聖徒禱告、強迫禁食、朝聖善工、修道士的獨身誓願、濫用權力的鎖鑰、贖罪券、懺悔禮、煉獄之存在、神父制度的角色、國家在宗教裏的地位...等。

這些都是中世紀的發明，教會應回到新約原初的純潔。駁倒反對者。市政局信服了，宣佈從今起所有的教訓惟獨以聖經為根據。這份文件不同於路德的九十五條，是更正教的第一份信仰告白，不但充滿教義，更觸及倫理；於是改革發生了！

◎第二回辯論(1523/10/26)

論彌撒及圖像，有8~900人參加，慈運理攻擊在圖像前的禱告。贏了，但市政局小心處理，保持彌撒、容忍圖像。

◎第三回辯論(1523/12/28)

與蘇黎士的教士和傳道人辯論，題目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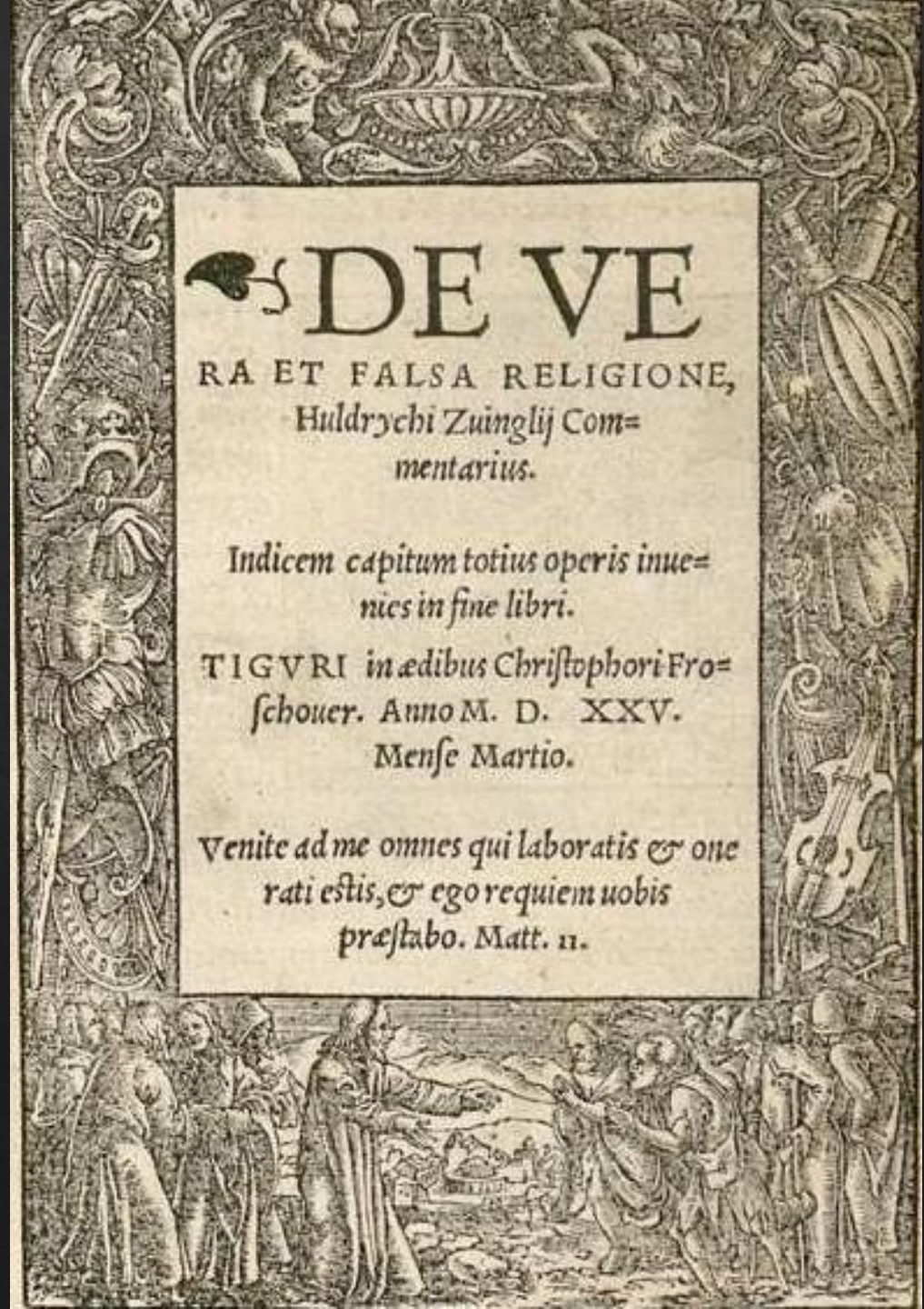
◎第四回辯論(1524/1/19)

擊潰反對者，說服市政局採取破除圖像的看法。市政局在6/15下令除去教堂裏的圖像、遺物。慈運理要求消除詩班、風琴聖樂、只唱詩篇。封閉修道院、沒收財產，改為學校...凡是聖經沒有的，一概禁止。1525/4/12，市政局廢除彌撒及主教制，採德文禮拜，講道居中心，儀文多被取消！聖餐有餅與酒。

1525/3出版真假宗教詮釋(*Commentary on the True and False Religion*)為宗改提出申辯，傾向於聖餐的象徵說。教皇難加干涉，康斯坦思主教阻止亦無效。至此其改革可算是在蘇黎士勝利了。

此後六年(到1531年去世)，其改革在於到其他的cantons辯護並傳揚宗改信仰、在聖餐爭議中的辯論、對付重洗派，以及保衛蘇黎士免受天主教之攻擊。

Commentary on the True and False Religion 1525/3
注意其封面附用的經文是太11.28



聖餐象徵說(1525)

慈運理的聖禮觀很受伊拉斯莫(Erasmus)之影響，雖與路德一樣反對化質說(Fourth Lateran Council, 1215)，強調其性質乃記念主之象徵，是信徒與主之間屬靈的交通，否認基督的身血藉餅酒有肉身的同在。

1523年第一回辯論(六十七條)的第18條即明言：彌撒不是犧牲，惟記念主而已矣。彌撒絕非犧牲的再現。

反對路德的聖餐同質說，這是蘇黎士與威騰堡之間碰撞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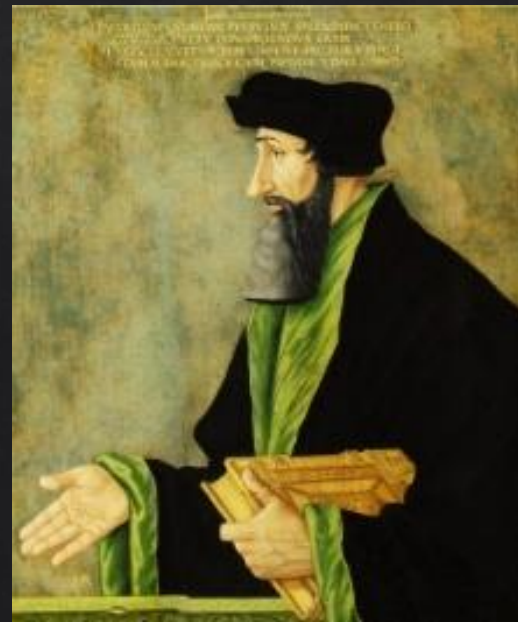
路德與慈運理在聖餐神學之歧異，其實起自其自身陣營的迦勒斯大。在1524年，迦勒斯大連寫了五篇有關主餐的論文，反對基督在聖餐中有真實的/肉身的同在。秋天他被路德逐出薩克森，出走Strasbourg。

路德在12月致信於Strasbourg的基督徒們；又在1525/1寫論文：*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 concerning Images and the Sacrament*，痛批迦勒斯大；路德與蘇黎士在聖餐神學上的差異，也因此無所遁形。

慈運理在1525年在*Commentary on True and False Religion*一書內，公開發表他的聖餐觀。他承認這來自海牙律師Cornelius H. Hoen (Honus)的看法，即「這是我的身體」中的「是」字，乃「象徵」之意。Hoen接受了Wessel Gansfort以及伊拉斯莫的奧祕又理性之觀點。Hinne Rode先將Hoen的信件拿去找路德，路德反對。Rode再去找慈運理，慈運理深受影響。

Martin Bucer (左圖)傾向象徵說，Oecolampadius (中圖)亦站此邊。

但Johannes Brenz (右圖) (Württemberg)站在路德那邊。於是界線劃分了。



1525年慈運理將Hoen的信件出版，2/23在*A Clear Instruction Concerning the Lord's Supper*發表立場。

1526年，路德批判慈運理，一來一往，涇渭更加分明。

1528/3路德出版*Great Confession Concerning the Lord's Supper*，表明威騰堡的立場，以慈運理為激烈主義而排斥之。路德堅認「在這點上，沒有交涉或斡旋的空間。」他認為慈運理是將有罪的理性高舉在聖經之上，而他則借用俄坎思維判定，基督的身體能無所不在地顯現在聖餐之間；這是路德的同質說，因此聖餐所領受的是神而人者的基督。

在慈運理眼中，路德的聖餐觀劣於買爾！象徵說大得瑞士人民的贊同，甚至德國西南部也在其內。

馬爾堡會議(Marburg Colloquy, 1529/10/1~4)



腓力1529/7/1起邀請慈運理、路德、墨蘭頓，Jacob Sturm (Strasbourg), Oecolampadius (Basel), Andreas Osiander (Nuremberg)及Johannes Brenz (Schwäbisch-Hall)。慈方又邀Casper Hedio, Martin Bucer (Strasbourg)。

Philipp of Hesse努力要促成更正教方的大和解，好應付Diet of Speyer (1529/4/19)要執行Edict of Worms的壓力。情況甚危急，Hesse迅速聯絡慈運理派人士，以達成合一。5/7慈運理熱烈回應....

與Martin Bucer同去。



馬爾堡會議

最左為路德，
中間著黑衣、
侃侃而談者為
慈運理。

會議進展順暢，雙方同意了前14點；可是就第15點的基督肉身的實在同在之說，不能達成同意。慈運理堅決持守聖餐的象徵性質。墨蘭頓反對向慈派有更大的讓步。1529/10/4發表了 *Marburg Confession*。在第15點上，雙方都反對化質說，都贊同聖餐有餅酒兩因素、乃恩惠的禮物、與屬靈的福份有關，但在基督肉身的同在說，雙方都同意意見相左。



慈運理(右)
與路德(左)
在馬爾堡會
議上爭辯。
雙方各持約
6.63和太
26.26，以抒
發聖餐的意
義。

瑞士的內戰

慈運理的神治理理想是這樣的：教會與政府在神之下，各在其領域內，為基督教的目的效命，並尋求所有會眾之好處。教會專注福音的傳揚，而政府則專注教會外在的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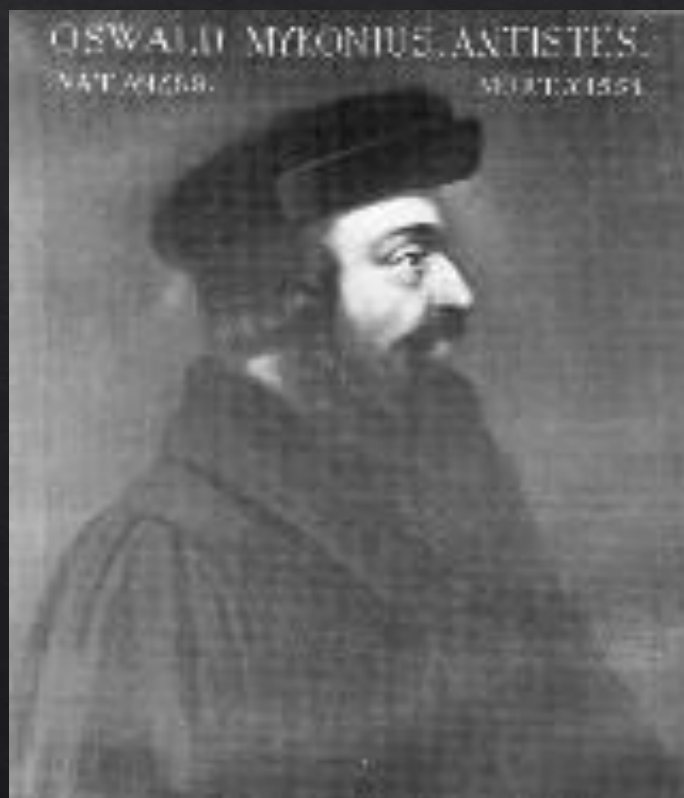
蘇黎士的改革擴散出去了，官員也都涉身其中。森林區仍為天主教勢力，而Bern, Basel, St. Gall, Schaffhausen, Glarus, Appenzell等城邦，加入宗改，南德也捲入。1526/5 Baden (of Aargau)辯論，市府不讓他去...輸了。1528/1 Bern辯論，慈運理方贏了。這是他一生事奉的巔峰，埋下其後日內瓦宗改。瑞士的cantons由於宗改而劃清界線，導致雙方尋求外力軍援。南方求助於Ferdinand (天主教)，未獲同意；這樣才有了第一次的Kappel和約(1529)。

可是慈運理要主動出擊對方的心態誤導他自己；他居然禁止鹽運到對方各區，因此導致五區聯軍在1531年攻打蘇黎士。Bern不願幫助，蘇黎士倉促應戰，慈運理著綠士兵服上戰場，也在1531/10/11戰死沙場。對方以處理異端的方式，焚燒他的屍體。隨後1531年的第二次Kappel和約，抑止了瑞士進一步的德語宗改。(奇妙的是1536年起，法語瑞士區的日內瓦卻拾起了改教大業，創造另一輝煌。)

*Death of Ulrich Zwingli on 1531 Oct 11
by Karl Jauslin (1842~1904)*



Basel的改教者Oecolampadius隨之也過世，由Oswald Myconius (1488~1552)繼任。蘇黎士則由布靈爾(Heinrich Bullinger, 1504~1575)繼任，他對改革大業的影響深遠，1536年寫出*First Helvetic Confession*，為更正教總結慈運理的教義。他與加爾文在1549年達成蘇黎士協議，其告白更被接納為*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 (1566)。



← Oswald Myconius

Heinrich Bullinger →



Map of the Old Swiss Confederacy 1536



第十講：攪亂天下震動

(1536-1564年加爾文的宗改--其人其思想)

宗教改革：加爾文生平與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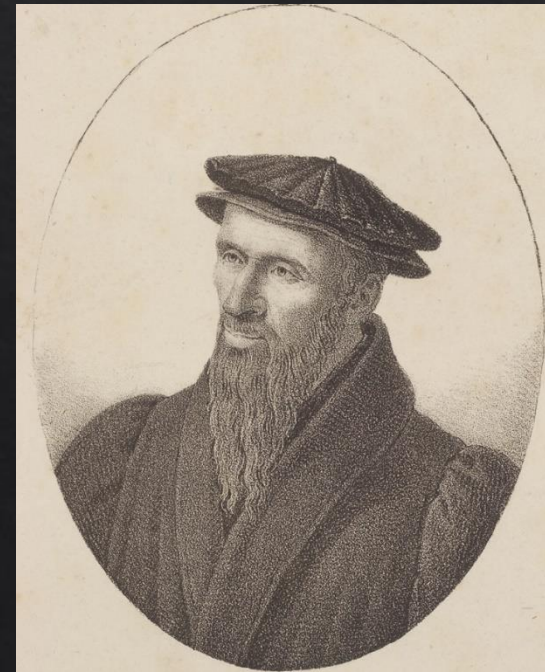
法語瑞士區的叛變(Walker 6-7)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箴21.1)

瑞士南部以柏恩最強大，常與薩伏衣爭奪日內瓦湖附近的法語區。1528/2/7柏恩宗改了，其後獎勵法惹勒(Guillaume Farel, 1489~1565)宣講福音，在各區推行宗改。

William Farel

by Pierre-Roch Vigneron (1789~1872) 19th century



法惹勒貢獻(1526~)

法惹勒在巴黎求學時，即受勒非甫爾(Jacques LeFèvre, 1455~1536)的影響...不久後被迫離開法國。1524去巴色宗改，被驅逐出境。曾去施特拉斯堡與布塞珥結交。1526年十一月到法語瑞士區Aigle工作，受到柏恩之保護。在柏恩宗改後，他的工作進行較迅。1528年Aigle等三區宗改成功，毀滅圖像、停止彌撒。洛桑未成功。...1532年九月他促使瓦勒度派接受宗改。同年十月在日內瓦改未成功。



- catholic areas
- reformed areas
- areas with religious parity
- catholic majority
- reformed majority
- Episcopal See
- former Episcopal See (year indicates change)
- Centre of religious reforms (year indicates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ation)

 City	 Town	 Battle	 Important Abbey	 Border of modern Switzerland
				 Borders of the Old Confederacy and Associates

Scale 1: 500 000

0 km 10 20 30 40 50 km

日內瓦宗改(1536/5/21)

日內瓦素來受到薩伏衣的控制，要獨立自主不易。此時該城的控制力量有三：主教、行政官、公民。前兩者都被薩伏衣支配，公民/議會努力要掙脫薩伏衣的控制。

1519年，日內瓦與夫賴堡結盟，但勝不過薩伏衣。

1526年，再加上與柏恩結盟，到了1527年，主教與行政官都被推翻了。

查理三世公爵興兵，可是1530年十月，結盟的二城軍援日內瓦，查理公爵只好被迫尊重日內瓦的獨立自由。

柏恩宗改後，希望日內瓦跟進。由於夫賴堡屬天主教方，日內瓦不能太表態傾向路德。法惹勒1532/10首次來此城，沒有立足之地...1535/5~6有成功的辯論，他在七月八月分別佔領教堂，毀壞圖像，停止彌撒，並將修士與修女驅逐出城。大會在1536/5/21投票決定，教會要「按著這個聖潔福音的律法與神的道生活」，宗改大功告成。

The 1536 Reformation Monument at Geneva



其間薩伏衣曾竭力壓迫日內瓦，但柏恩施以援手。但又怕落入柏恩的控制，因此日內瓦在1536/8/7促使柏恩承認其主權。不過我們要注意，他們接受宗改，不是宗教的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所以法惹勒(47)深感日內瓦的教會等機制亟需重新改組，七月間正好他的友人路過日內瓦，他就請他務必留下完成宗改大業。此君乃是加爾文(27)。(註：1494年時，日內瓦尚在薩伏衣的轄管下。)



1536/7/10 夜 (或後某夜), 法惹勒力勸加爾文說, 「我奉全能之神的名向你宣告。你的研究不過是一藉口; 然而你若拒絕全心投入這項主的工作, 神會咒詛你, 因為你尋求你自己的利益甚於基督者。」加爾文也承認他被這個可怕的咒語嚇住了, 就不再繼續他的旅程。



加爾文(Walker 6-8)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徒19.20)

加爾文早年(1509~1532)

加爾文(1509/7/10~1564/5/27)出生於法國巴黎東北的諾陽，其父擔任過當地主教區的秘書...他因此在未滿12歲時，即享有教會薪俸，學費不愁。1523~1528年(14-19歲)入巴黎大學，在此學得精湛拉丁文、哲學和辯證學等，並認識人文主義者柯布(Guillaume Cop, 1441~1532)醫生。

John Calvin attributed to Hans Holbein 1550s



其父於1527年與主教座堂董事不睦，於是要其子改讀法律。加爾文就去奧爾良(Orléans)大學，1529年轉部日(Bourges)大學，學希臘文，醉心人文主義。1531年其父過世，轉去巴黎的法蘭西學院專攻希臘文和希伯來文。1532/4 (23歲)出版了生平第一本書，辛尼加論仁篇註解(*Commentary on Seneca's Treatise on Clemency*)。此書一鳴驚人，顯示其博學，但非基督教之書籍，亦未顯出興趣。路德作品在法國流行，宗改業已風起雲湧，人文主義也十分興盛。勒非甫爾(Jacques Lefèvre d'Étaples, c. 1455~1536)是大師級人物，門人甚多，惟有為殉道的伯爾金(Louis de Berquin, 1490~1529)和法惹勒(William Farel, 1489~1565)走上宗改之路。不少人文主義者對宗改表示同情，如柯布一家和法王之妹昂姑勒美(Marguerite d'Angoulême, 1492~1549)就是。

加氏的重生(1534)

加爾文的突然歸正，應在1534/5/4(辭去俸祿)前不久，「其經驗中心乃是藉著聖經聽見了神的聲音，因而得知神的旨意必須順從。」自此神居首位，與天主教脫離。

加爾文自己奇妙之重生經歷，與許多聖經人物與神相遇的不尋常之經歷相似。他只在詩篇註釋序言提及重生經驗，彌足珍貴。心思與靈火結合起來說明了一個敬拜神的人，是全人捲入的。這和日後巴斯卡在他的沉思錄中所表達的奧秘經歷是類似的：「神不是哲學家的神，乃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從我很早的童年起，我的父親就有意要我讀神學。但...前景突然使他的心意改變了。該事發生了，我就被叫開不再研讀哲學，而轉去學習法律。出於順服父親的希望，雖然我盡全力去讀，但是最後神卻藉著秘密天命的韁繩，改變了我的道路，往另一個方向去。首先發生的事乃是藉著一個不可預期的歸正，祂將一個心思多年頑強的我，馴服為可教之子...。所以我所領受的真敬虔之滋味，使我像火一樣焚燒起來，有如此的願望要追求主，以至於我其餘的研讀追求與此比起來，要冷淡多了，雖然我還沒有全然放棄。一年尚未過去之前，任何想要學習純淨教義的人，會陸續不斷地來找我學習，而我不過是一個初學者、很幼嫩的新生者而已。」

這段見證提及了幾個有趣的詞彙：天命、心思與靈火，它們都出現在他為以西結書第一章寶座的啟示、所作的註釋裏。天命的教義承認神的超越性，卻不失其眷顧人的潛在性。這一點出現在加氏的註釋裏；當我們從他的靈命學的觀點來看他本人重生歸正的經驗時，就會有更深的瞭解了。

Ezekiel 1.26-28 Throne



其友高波(Nicholas Cop, c. 1501~1540)於1533/11/1榮任巴黎大學校長時，其就職致詞採用衣拉斯母和路德的話，鼓吹改革，引起多人聲討，連法王都聲明反對路德。(加爾文不必是該文的捉刀者。)兩人出逃。加氏回到諾陽，於1534/5/4辭去教會俸祿。約在1535年新年時，他到了巴色。

Basel in 16th century

巴色是一座文化城，當時被稱為印刷出版業大鎮(Papertown)。



基督教要義(1536/3)

法王Francis I (1494~1547, 在位1515~47) 為抵抗查理五世, 討好德國抗議宗, 於1535年二月間公開聲明, 政府對付宗改是因為抗議宗人士倡言無政府主義云云加爾文為宗改辯護, 迅速寫成基督教要義第一版, 序言為贈給法王Francis I的, 時維1536/3 (加氏26歲+)。

*Portrait of King Francis I
by Jean Clouet c. 1530 at Louvre*



加爾文的神學既集大成，又創先河，中心思想是彰顯神的榮耀。其後又經1539，1543，1550，1559諸版而成今日的厚度，但是基本思想並沒有改變，只有擴大。



本書一出，即奠定加氏在宗改上的地位，他是最重要的系統神學家，不但集大成，同時也有創意...

*Young John Calvin by an unknown Flemish school artist, 16th cent.
at Geneva Public and University Library*

CHRISTIA

NAE RELIGIONIS INSTI-
tutio, totam ferè pietatis summã, & quic-
quid est in doctrina salutis cognitu ne-
cessarium, complectens: omnibus pie-
tatis studiosis lectu dignissi-
mum opus, ac re-
cens edi-
tum.

PRAEFATIO AD CHRI-
stianissimum REGEM FRANCIAE, qua
hic ei liber pro confessione fidei
offertur.

J me J B A
IOANNE CALVINO
Nouiodunensi autore.

B A S I L E A E,
M. D. XXXVI.

注重神的榮耀、
用神是創造主與救贖主來鋪陳神學、
文化使命、
闡釋聖靈的神學家、
雙重預定論(但在聖靈論中才討論)、
救恩的確據、
聖靈的見證、
兒子的名份、
律法的三分(道德律、民法、儀禮)、
律法的三重用途(使人知罪、抑制罪惡、生活規範)、
聖餐的屬靈同在說(而非變質說、同質說、記念說)
長老(含牧師)治會、
執事帶領恩慈事工、
釋經講道的推崇者、
政教不即不離的分立...

下頁：三位千年不一出的大神學家

INSTITVTIO CHRI-

stianæ religionis, in libros quatuor nunc primùm digesta, certisque distincta capitibus, ad aptissimam methodum: aucta etiam tam magna accessione vt propemodum opus nouum haberi possit.

IOHANNE CALVINO AVTHORE.



Oliua Roberti Stephani.

GENEVAE.

M. D. LIX.



← *Martin Luther (with Goose)*
attributed to Frederick
Kimmelmeyer c. 1800 at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D. C.

← *St. Augustine* by Peter
Paul Rubens 1636~38

John Calvin by unknown painter
17th century French School →

日內瓦改革(1536/7~1538/4/23)

加氏在1536/7來到日內瓦，受法惹勒之勸勉，留下宗改。輔助柏恩在瓦得(Vaud)和洛桑有效地宗改...

1537/1向公民議會提出建議案在本城做三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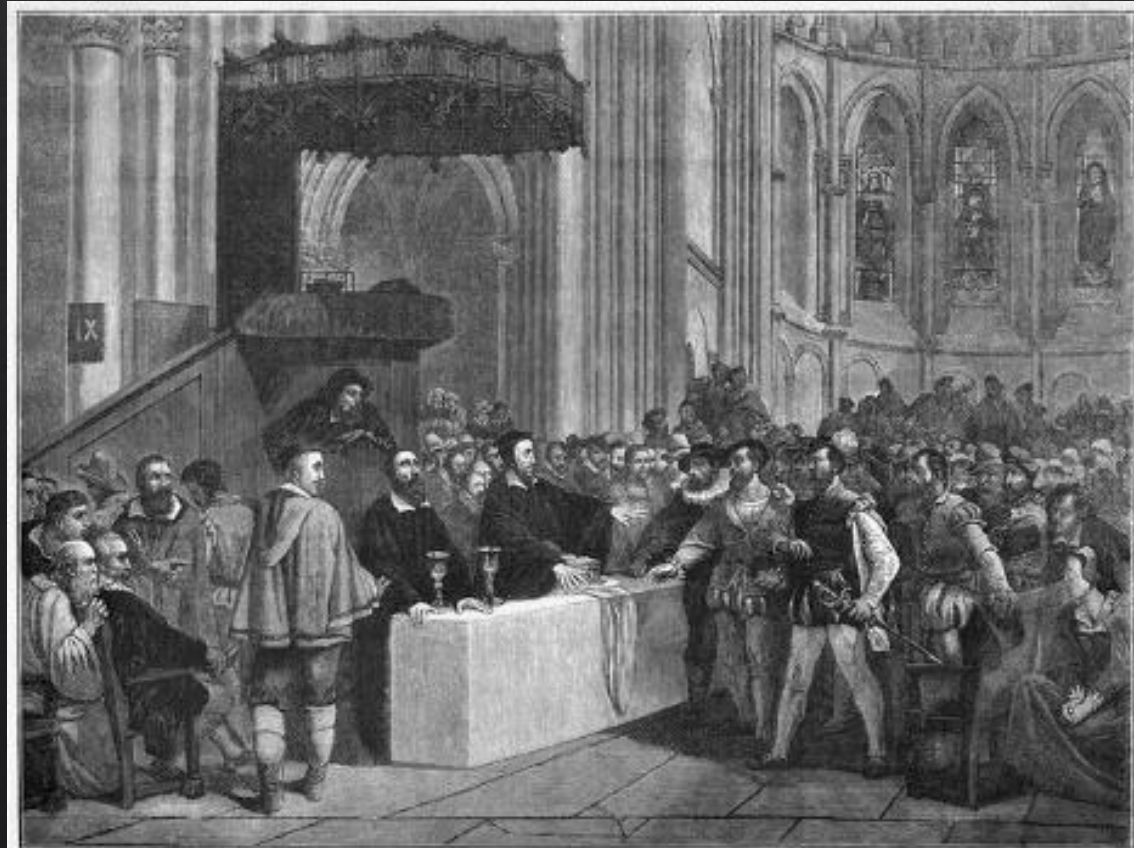
(1)每月聖餐審察...從市政當局拿回屬靈事務的主導權。典型的政教問題...

(2)採用日內瓦教義問答(1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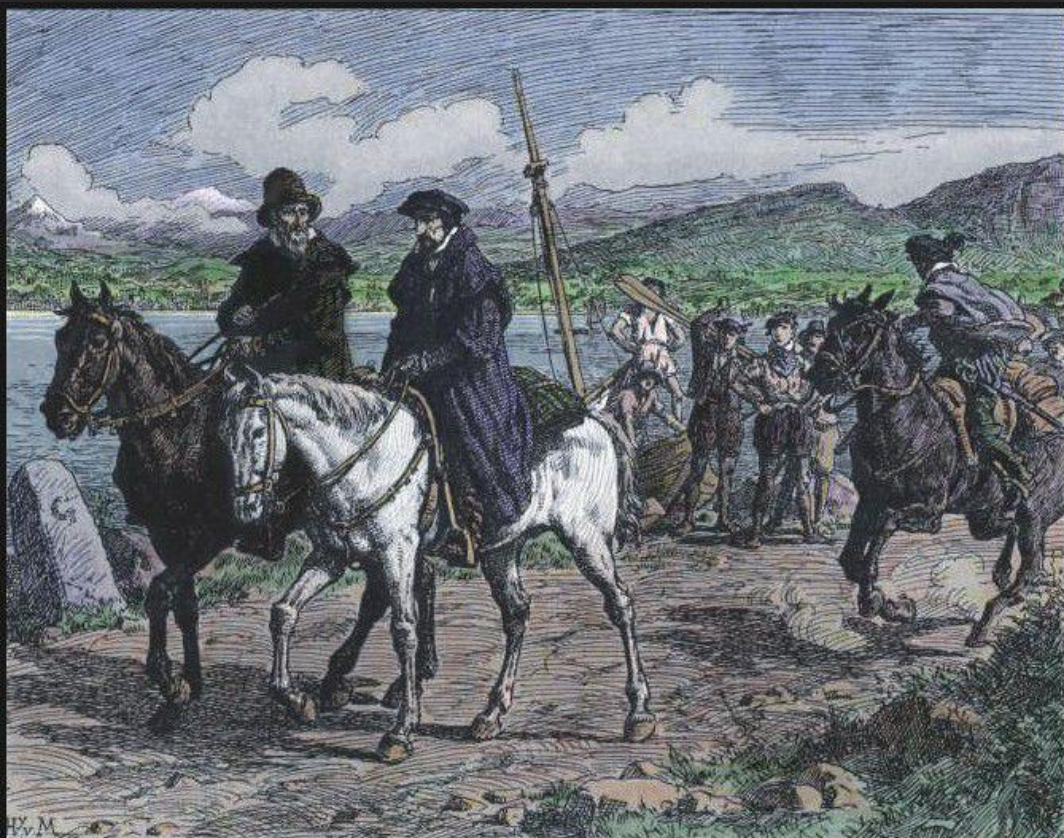
(3)接受法惹勒所寫的信經。

幾經修改，小議會接受了。

Calvin Refuses Communion to the Libertines
by an anonymous 19th century



然而反對者興起...兩百人議會於1538/1議決：一切人皆可領聖餐！他們又和柏恩聯合，要將柏恩的崇拜儀式取代日內瓦者。然在加氏看來，等於政府強奪教會主權，是可忍，孰不可忍？拒認，與法惹勒1538/4/23被驅逐出境。



*Chillon Castle and Dent du
Midi,
Geneva Lake, Switzerland*

*← Farel & Calvin Were Banished
from Geneva in 1538*

投奔布塞珥(1538)

受布塞珥(Martin Bucer, 1491~1551)之邀，去施塔拉斯堡三年。牧養法國難民教會，講神學。

The Regensburg Colloquy (1541/4/5~) 是天主教與路德方最後一次尋求和好的嘗試，皇帝樂見其成—但失敗了。

上排：

Contarini, Eck, Johann Pistorius the Elder of Hesse (1504~83)

下排：墨蘭頓/布塞珥/加爾文



The Regensburg Colloquy (1541/4/5~)路德不參加，促使雙方同意度升高。雙方在權柄、教會開除的權力、聖餐等，都容有歧見。墨蘭頓將文件帶回給審閱，路德斷然拒絕稱義的條款；而Contarini也被教庭斥之為異端。在一連串的會議上，加爾文也參加了，留下豐富的反思。若路德也去，那將是二大改教家的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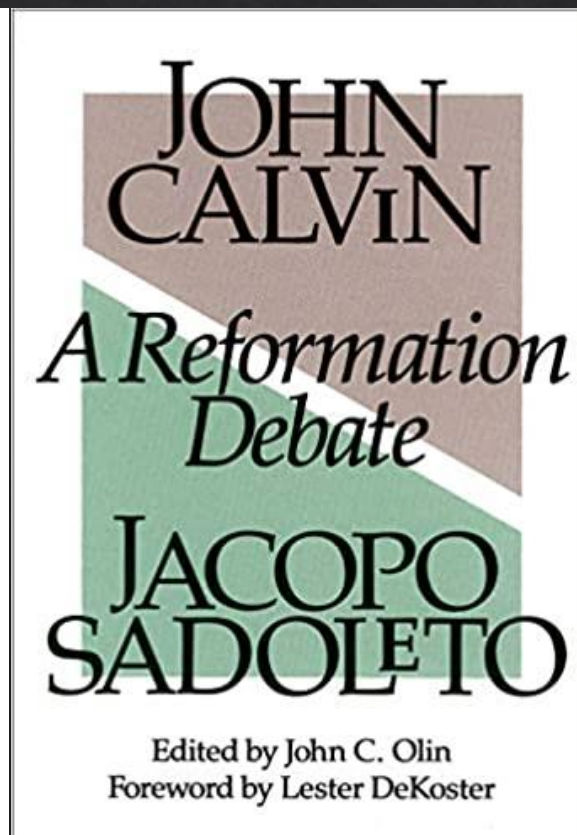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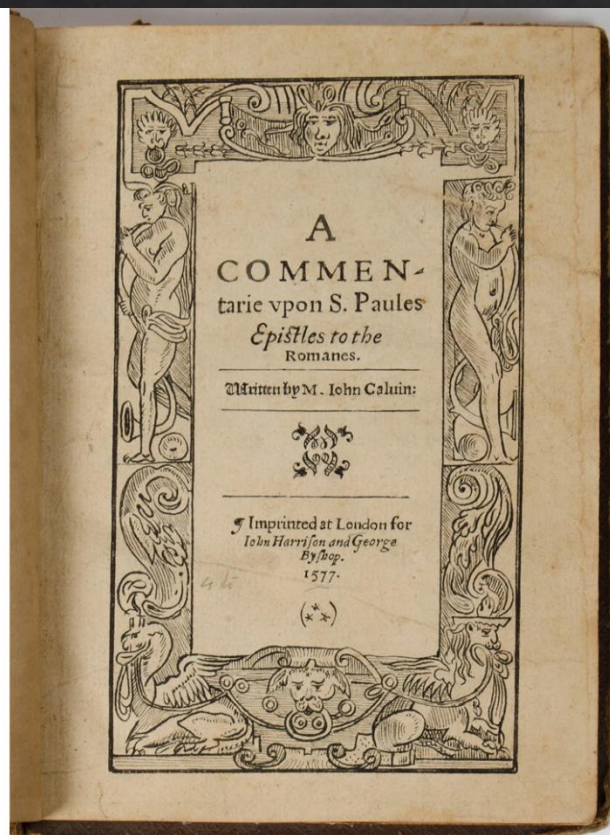


1540年結婚，其夫人於1549年過世。

Idelette de Bure Calvin (1500~49) →

基督教要義1539年二版。

羅馬書註釋(1540)，註釋書籍第一本。



答沙杜里多書(*Reply to Sadoleto*, 1539), 十分有深度的辯駁, 頗具天主教與宗改對比之代表性。加氏站穩唯獨聖經的立場, 揭開了沙多里多藏在溫和表面下的詭辯。終極權柄在乎聖道, 不是教會和教皇等。因信稱義沒有破壞教會的純一(unity), 而是打破靜謐(tranquility)的假象; 它是本質性的教義, 必須持守, 否則教會變質。他也指責對手堅持錯謬的教義、做法, 詆毀改教家, 是不齒的這份文件穩住了日內瓦, 瓦解了天主教的招降, 它也為加氏能夠回到日內瓦事奉鋪路。

Cardinal Jacopo Sadoleto (1477~1547)



第二度宗改(1541/9/13~1564/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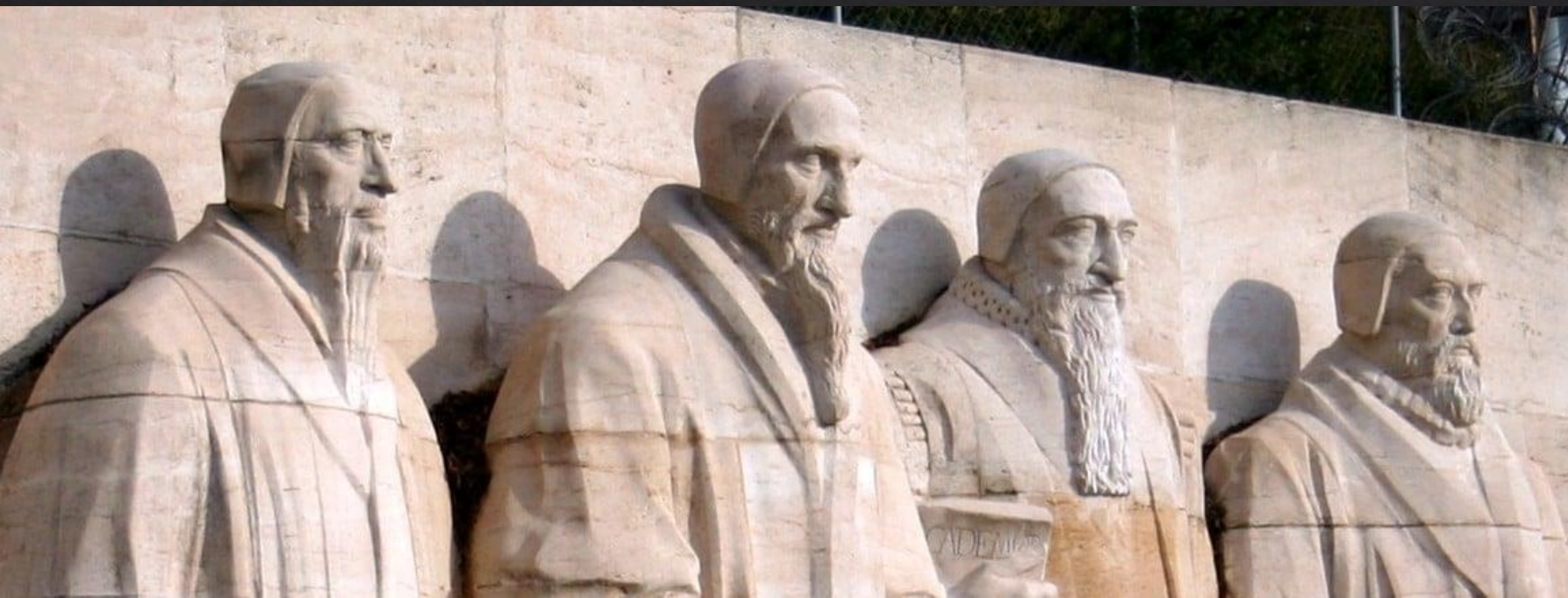
反加爾文派友好柏恩，於1539年與之訂約，卻被百姓推翻了，並被定罪為日內瓦的叛徒！面對天主教的招降，除了加爾文撰寫答沙杜里多書之外，無人可以應付得了。最後擁加派贏了政權，1541/9/13便將他請回該城。

加氏提出教會憲章，但並非說都能施行，有的項目仍要逐漸為之。神在教會設立的有四：牧師、教師、長老(12位)、執事...其精神在於教會懲戒權，最嚴重者為開除會籍。到1555年，市政局才讓步，由教會主管。

John Calvin Returning to Geneva
by Corbis



日內瓦基督化之社會...有人反對嚴峻的治理...到了1548年以後，反對勢力龐大，他們視加氏等為外國人在管理他們！這種情形到1555年才克服，即本城人終於接納他們的宗改。
白勒色(Dr. Bolsec)反對預定論(1551/10)：加氏訴諸當局；當局就教於瑞士其他城市的意見，焦點仍是聖經的啟示。最後Bolsec被日內瓦當局驅逐。Bolsec又回到天主教的懷抱去



The Reformation Wall in Geneva 1909.

Farel, Calvin, Beza, Knox.

塞爾維塔斯(Michael Servetus 1409~1553)事件(1553/8): 三位一體之謬論(1531), 基督教之復原(1553), 聲稱尼西亞信經、迦克墩信經以及嬰兒洗, 都是造成教會腐敗的原因...1553/8逃到日內瓦被捕。其定罪成為擁加派與反加派的角力場。最後在1553/10/27判決火刑。由於Servetus是極其邪惡的異端, 反加派的遲遲不審, 牽怒輿論, 似與異端站邊。反加派在1553/2的選舉獲勝。沒想到此案反而拯救了加氏, 並加增了他的威望。

(1)將Servetus判死者, 是反加派的政府。(2)Servetus也控告加氏, 要求當局驅逐並沒收其財產。難道今日聲稱冤枉Servetus的基督徒, 同意放了Servetus而趕走加氏嗎?(3)法律為中世紀的Justinian Code...

Calvin Urges Servetus to Repentance



Spread of Protestantism



1554年及1555年的選舉，擁加派勝利，教會在1555/1取得開除教籍的權力。與柏恩聯合對抗薩伏衣公爵。日內瓦學院(1559)...

加氏透過教育/要義/註釋/書信，影響力遠超日內瓦之外，鑄造了法國預格諾派/荷蘭改革宗/蘇格蘭長老會/英國清教徒運動，也滲入了海德堡/波蘭/匈牙利。

逝於1564/5/27，唯一
國際性的改教家。繼
承者為伯撒(下：
Theodore Beza，
1519~1605)。



ULTIMOS MOMENTOS DE CALVINO.



*The
Reformation
Wall
in Geneva
1909.
Farel,
Calvin,
Beza,
Knox.*